

一九七二年以來的中共和日本關係

尹慶耀

中共和日本於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九日建交，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九日屆滿十五年。在國際政
治舞臺上，十五年的歲月不算長，但就日本而言，這段路可走得相當辛苦。原因是中共政策多變
、態度蠻橫、強人從己而且誅求無厭。日本的苦水，是永遠咽不完的。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北平，對日本是一項「震撼」。同年六月十七日，首相佐藤榮作辭職，田中角榮於七月七日當
選首相，他於九月廿五日訪平，廿九日與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自即日起「建交」。日本何以如此匆忙做出決定，一是「趕
搭巴士」心理作祟，二是效顰美國想拉攏中共對付蘇聯。日本和蘇聯之間，原有著領土糾紛，六十年代中共和蘇聯也為邊界問題
爭吵。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及荒哲夫（社會黨北海道本部訪問團
團長）等，毛說：

「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他們又從羅馬尼亞劃了一塊地方，叫做比薩拉比亞
。又在德國劃了一塊地方，就是東部德國的一部分。把那裏所有的德國人都趕到西部去了。他們也在波蘭劃了一塊歸白俄羅斯
。又從德國劃了一塊歸波蘭，以補償從波蘭劃給白俄羅斯的地方。他們還在芬蘭劃了一塊。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有
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他們在邊界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二
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貝加爾湖以東，
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帳。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羣島，對我們

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歸還你們的。」^①

對力促蘇聯歸還北方四島（色丹、齒舞、國後、擇捉）而不果的日本來說，毛澤東的話是頗具蠱惑作用的。那或者也是日本急於拉攏中共的原因之一。

日本和中共建交後，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在蘇聯成立聯盟五十週年紀念時表示，一九七三年內，蘇日應就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殘留的問題從事交涉。這話引起日本人的若干幻想。一九七二年十月田中角榮訪蘇，與布里茲涅夫發表共同聲明，倡言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未解決的問題。當時田中問：「戰後未解決的問題，是否包括北方四島？」布里茲涅夫答：「是」。但由於日本與中共過於接近，特別是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美，公開要求美國、中共、日本、西歐和世界其他國家，組成統一戰線，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蘇聯頗為不滿，同年九月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告訴日本外相園田直，關於領土問題，「蘇聯不能接受日本的立場，那立場是沒有根據的，對蘇日關係的進展毫無益處。」

中共支持日本對抗蘇聯，原本就是一項空想，日本不想和中共結盟，中共的目的也只在挑撥日蘇對立，領土問題自然是一般日本人都注目的好題目，但那也不過是一句空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蘇聯「世界經濟及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普里馬可夫訪日時，透露齒舞、色丹二島可能返還日本。一九八六年一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訪日，會晤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事後中曾根透露，他和謝瓦納澤商定，「在進一步確定一九七三年的共同聲明的基礎上，繼續談判締結和平條約問題」，那就暗示包括領土問題在內。當時，香港文匯報曾以「蘇聯突轉舵，願意談四島」為題發表社論，指稱蘇聯為了解決經濟困難，爭取日本資金、技術援助，才鬆動了立場，放出觀測氣球，表示可能將二島歸還日本。但那可能是馬拉松談判，更可能是「畫餅充饑」。^②中共不見得願見蘇聯歸還二島，緩和日蘇關係。不過，它同蘇聯的關係也在緩和中，因此它對日蘇領土問題，最大可能將是冷眼旁觀。

二

一九七八年四月廿七日，蘇聯支持阿富汗政變，有親伊朗之嫌的總統陶德（Mohammad Daud）兄弟被殺，由馬克思主義者塔拉基（Noor M. Taraki）組織親蘇政權，改稱民主共和國。同年六月廿九日，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為第十個會員國，那意味著越南已成為蘇聯集團的一員。同月十九日，香港文匯報以「從蘇聯全球戰略看越南動向」為題發表

註① 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五四〇～五四一頁。

註② 「蘇聯突轉向，願意談四島」，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一月廿二日社論。

社論，指蘇聯有兩條弧形線正積極向東南亞伸展。一條由北向南，由蘇聯的海參崴、日本海、東海、南海直到越南的金蘭灣；一條由西向東，由非洲、中近東直至印度支那。在這兩條弧形線上，蘇聯都加強了擴張活動。這篇文章，固然道出了事實，却也顯露了中共內心的恐懼。中共在這兩條弧形線內側，正逐漸承受著蘇聯縮小包圍圈的壓力。

爲了對蘇聯進行反包圍，華國鋒於一九七八年八月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歸途訪問伊朗。與此同時，中共把外交活動重心，暫時從第三世界移向美國及第二世界的日本和西歐，組織「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在當時，反霸就是反蘇的代稱。

日本和中共的「和約」問題，遷延已久。原因是中共要在「和約」中加入「反霸」條款，但日本不願被直接捲入反蘇陣營，另提「第三國」條款，以爲對案。即在條約中指明並非針對任何第三國，以便向蘇聯解釋，而中共又不肯接受，事情就只好拖下來。一九七八年八月，日本外相園田直赴北平談判，不意中共放低姿勢，接受了「第三國」條款，「和約」乃於同月十二日簽字。十月間，鄧小平赴東京爲「和約」換文，聲言「霸權」條款是「和約」的核心，指稱在條約中正式寫入反霸條款，是歷史上的「創舉」。此等言論，使日本大感尷尬，而蘇聯則頗受刺激。同年十一月三日，蘇聯與越南簽訂爲期二十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事實上是準軍事同盟，目標則是朝向中共。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進兵越南，日本曾公開反對。同年十二月廿七日，蘇聯進軍阿富汗，日本追隨美國對蘇制裁，中共也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宣布無限期中止它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正常化談判，直至蘇軍撤出阿富汗爲止。同年五月，華國鋒以「總理」身分訪問日本，十二月初第一次「中日閣員會議」在北平舉行。一九八二年五月，趙紫陽又以「總理」身分訪日，但「總書記」胡耀邦在「中」日關係方面，似乎是個重要角色。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策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胡耀邦在大會報告中提到對日關係，一方面指摘日本有些勢力「妄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一方面鼓吹要「使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胡耀邦訪日，從事世世代代友好和青年交流活動。一九八四年三月，日本首相中曾根訪平，成立「中日友好廿一世紀委員會」。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曾根赴平，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禮。

當北平、東京關係熱絡時，中曾根曾擬使日本皇家訪問中共。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中共駐日「大使」章曙在東京赤坂東急飯店日本共同通信社的午餐會上，透露了此項消息，說雙方正在洽談中。③同月底，日本公明黨的矢野書記長訪問中國大陸，四月初他向中曾根報告說，中共表示願照日本政府的希望，歡迎日本皇太子夫婦於來年春訪問中國大陸。④同月十一日，中共外長吳學謙啓程赴日，參加「中」日外長定期會議。出發前在北平機場就日本皇室訪平答覆記者說：「公明黨矢野書記長曾將中曾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日本），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第一面。

註④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第二面。

根意向口頭轉達胡耀邦，「中國」將循外交途徑，進行適切的協商。」^⑥六月間，中共出版世界政黨辭典，由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主持，辭典內有關項目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人員予以查核後付印。關於日本現有政黨，係依成立先後，列出共產黨、社會黨、自由民主黨、民社黨、公明黨、新自由俱樂部、社會民主聯合等七黨，至於「文革」後出現，受中國共產黨支持的日本勞動黨等所謂中共派政黨、集團全部未會上榜，是頗引人注意的。在辭典的人物篇，對戰後日本歷屆首相、在朝、在野黨領袖之外，又將二階堂進、河本敏夫等自民黨有力幹部都加以介紹，自民黨的新領導幹部如自民黨總務會長宮澤喜一、外相安倍晉太郎二人也都在介紹之列，惟藏相竹下登則未包括在內。^⑦此一辭典對日本政黨與人物的處理，顯示中共重視對日關係。

直到一九八六年十月廿四日，鄧小平還對由「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率領的訪問團表示，關於日本皇太子來訪，「中國」方面「沒有問題」。他還談到天皇訪問北平問題，他說：「那雖是日本政府決定的問題，但『中國』任何時候都歡迎。」^⑧據悉一九七八年十月鄧小平訪日曾見天皇時，曾當面邀請日皇訪平。一九八〇年五月華國鋒訪日時，又表明此意。一九八六年四月，胡耀邦再對公明黨訪問團表示，如果天皇來訪，「中國」絕對「歡迎」。

一九八六年底，中國大陸爆發民主學潮，胡耀邦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對日關係隨之一變。中共與日本十五年來關係發展與演變如後（附表）：

三

中共與日本的軍事關係並不密切，對日本軍費的態度則一變再變。

中共一向猛烈抨擊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可是，尼克森「震撼」後，佐藤內閣不穩，日本政局醞釀變革。周恩來即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對正在中國大陸訪問的「日中友好舊軍人會」代表團（團長為原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表示，日本要成為獨立國家，當然應該保有自衛武力，中共不會干涉。^⑨三天後，佐藤首相辭職。據美方消息透露，同年九月周恩來對田中首相、稍後又對往訪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表示：如果蘇聯的遠東艦隊定期地配置在東中國海，或是準備直接對日軍事作戰，則中共將考慮與美國共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日本），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第三面。

註⑦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第五面。

註⑧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十月廿五日，第三面。

註⑨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

- | | |
|-------------|----------------------------------|
| 1972年2月27日 | 尼克森訪問中共，發表「上海公報」。 |
| 1972年9月29日 | 中共日本聯合聲明，建立外交關係。 |
| 1972年10月28日 | 中共贈日熊貓兩頭，運抵東京上野動物園。 |
| 1973年4月24日 | 「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成立（藤山愛一郎）。 |
| 1974年1月5日 | 日外相大平正芳訪平，簽署「中日貿易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 |
| 1974年9月29日 | 「中」日定期航線第一班飛機啓航。 |
| 1975年8月15日 | 「中」日漁業協定簽字。 |
| 1976年1月8日 | 周恩來死。 |
| 1976年9月9日 | 毛澤東死。 |
| 1976年10月6日 | 「四人幫」被捕。 |
| 1976年10月7日 | 華國鋒就任中共主席。 |
| 1977年7月16日 | 鄧小平再度復出。 |
| 1978年8月12日 |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平簽署。 |
| 1978年10月22日 | 鄧小平以副總理身分赴東京，為「和約」換文。 |
| 1979年1月1日 | 中共與美國「建交」。 |
| 1979年2月 | 中共通告保留成套工廠設備契約發效期，六月間生效。 |
| 1979年12月5日 | 日首相大平正芳訪平。 |
| 1980年4月10日 |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失效。 |
| 1980年5月27日 | 華國鋒以總理身分訪日，簽署「中」日科學技術協定。 |
| 1980年12月3日 | 第一次「中」日閣員會議，在北平召開。 |
| 1981年1月29日 | 發生日本根據契約向中共輸出成套工廠設備的建設中止問題。 |
| 1981年3月2日 | 大陸日本孤兒，首次訪日探親。 |
| 1982年5月31日 | 趙紫陽以「總理」身分訪日。 |
| 1982年7月26日 | 中共為日本教科書審查問題，向日本正式抗議。 |
| 1982年9月26日 | 日首相鈴木善幸訪平，與趙紫陽就日本教科書問題達成政治解決諒解。 |
| 1983年6月10日 | 「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死。 |
| 1983年11月23日 |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訪日，發表「中日不戰」誓言。 |
| 1984年3月23日 | 日首相中曾根康弘訪平，「中日友好廿一世紀委員會」成立，開始活動。 |
| 1984年9月24日 | 日本青年三千人訪問中國大陸，促進「中」日青年友好交流。 |
| 1985年9月18日 | 中國大陸學生抗議日首相中曾根官式參拜靖國神社，北平發生遊行示威。 |
| 1985年10月10日 | 第一次「中」日外長定期會議，在北平舉行。 |
| 1986年5月9日 | 「中」日雙方政府承認，對大陸日本孤兒養父母支付扶養費。 |
| 1986年11月8日 | 中曾根訪平，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禮。 |
| 1987年1月16日 | 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由趙紫陽兼代。 |
| 1987年2月26日 | 大阪高等法院，判決「光華寮」產權歸中華民國，中共強烈反對。 |
| 1987年6月4日 | 日外務省事務次官，指鄧小平為「雲上人」，引起齟齬。 |

同協助日本。⑨當時，中共已由反對轉而默認美日安保條約了。

七十年代後半，蘇聯在亞非地區大事擴張，並對中共縮小包圍圈，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進軍阿富汗，引起美、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制裁，中共才鬆了一口氣。

一九八〇年美國總統卡特向國會提出的國情咨文，和國防部長布朗（Harold Brown）的國防報告，都提到期待日本加強防衛力量。美國駐日大使曼斯菲爾德（Michael J. Mansfield）更向日本鈴木內閣具體建議，將日本的五年防衛計劃縮短在四年內完成。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在一次辯論會中，有人提出：「如果說，今後五年之間能對自由世界作出最大貢獻的是什麼？那末無他，就是日本防務費用的增加。」香港文匯報在一篇社論中，引述了這段話，又繼續申說，今後五年將是戰爭危機最嚴重的時刻，亞洲的中東、東亞，將是最易點燃戰火的地區之一，設若日本的軍力足可與「中國」一起形成東方的反霸屏障，與西歐遙相呼應，使美國可在世界各地靈活策應，則制止戰爭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⑩

在北平，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中共「國防部」副部長粟裕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戰史部第一戰史研究室室長岩島久夫及防衛大學講師土井寬，他聲言像日本那樣富裕的國家，將防衛經費提高到國民總生產毛額（GNP）的〇·九%以上來加強軍備，應該是可能的。⑪同年四月廿九日中共副總參謀長伍修權與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中曾根康弘會談，伍修權說，美軍撤出日本，對亞洲是不利的發展。中共贊成美國與日本軍事同盟。同時又說美日安保條約「對東亞的和平與穩定是有利的」。⑫關於日本軍費問題，伍修權對中曾根說，日本在技術和財政兩方面，都具有在質、量雙方加強（軍事裝備、自衛隊軍力）的條件。他強調說，依他個人的意見，日本的防衛經費由國民總生產毛額的〇·九%提高到二%，對日本經濟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⑬與軍事扯不上關係的「政協」主席鄧穎超，也於同年五月十三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牧野司祝率領的日本主婦聯盟代表團時，大吹其日本軍事增強論。

中共這些言論，使得當時日本外相大來佐武郎於一九八〇年五月九日在日本眾議院沖繩北方問題特別委員會答覆有關伍修權談話的質詢時，就（一）日本不做軍事大國及（二）保持必要的防衛力量等基本方針加以說明後，聲稱：他國不了解日本的國民感情和戰

註⑨ 每日新聞（日本），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⑩ 「日本醞釀重整軍備」，文匯報（香港），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第二版社論。

註⑪ 產經新聞（日本），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第一面。

註⑫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第一版。

註⑬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第二面。

中共和日本軍事人員交流

1972年 9月	中共和日本建交。
1974年 8月	雙方互派武官。
1978年 9月	中共「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訪日。
1979年 8月	中共「國防部」副部長訪日。
1981年 11月	日本防衛廳衛生課長訪問中共。
1982年 1月	日本防衛廳防衛審議官訪問中共「國防部」。
1984年 2月	中共「國防部」亞洲課長訪問日本陸上自衛隊富士學校。
1984年 6月	日本防衛廳防衛審議官參觀中共「人民解放軍」。
1984年 7月	中共「國防部」部長張愛萍訪日。
1985年 5月	日本夏日防衛事務次官訪問中共。
1986年 5月	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得志訪日。
1986年 6月	中共「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信訪日。

資料來源：日本，日本經濟新聞，1987, 5, 24, 第二面。

出三原則」^⑭的限制，無法向中共提供武器技術。中共曾非正式請求派遣軍人到日本自衛隊教育設施留學，但日本認為：(一)「中」關係和日美的同盟關係有異；(二)「中」蘇關係前途不明朗；(三)日本和韓國也還沒有交換軍事留學生。遂藉口時機尚早，未予接納。又中共不願日本成為軍事大國，關於雙方練習艦隊互訪事，栗原訪問時未達成協議。中共認為日本艦隊停泊中國大陸港口

後的發展經過，輕言提高防衛經費乃是「干涉內政」。^⑮一九八二年時，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已有所改善，北平對日本軍事防衛的態度也有了改變。同年九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指摘「在日本有些勢力還在美化過去侵略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的史實，並且進行種種活動，妄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十一月間，廖承志對前日本駐平大使小川平四郎率領的日本亞細亞交流協會代表團聲稱：中共對美日安保條約既不支持也不反對。^⑯

一九八三年九月廿九日，胡耀邦對日本社會黨訪問團談稱：「日本保有自衛力量是沒有問題的。但始終應該是國防而不是國張（按：張指擴張，國張是胡耀邦創的怪名詞），超越自衛與國防的範圍是不可以的。」

中共和日本建交後，雙方軍事人員也有過一些交流，其經過如上表。

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九日至六月四日，日本防衛廳長官栗原祐幸訪問中共，那是日本現職防衛廳長官往訪的首次。他曾參觀了中共的陸、海、空軍，其總的印象是，總兵力二九五萬人，為日本自衛隊的十倍以上，士氣旺盛，但軍事技術並不高明，因經濟改革優先，軍事現代化的達成，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隨行人員透露，中共軍裝備陳舊，與日本相比，大約落後十五到二十年。因此中共最希望獲得日本有關電子機器的技術，但日本由於「武器輸

註⑭ 產經新聞（日本），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第一面。

註⑮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第一面。

註⑯ 一九六七年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國會答辯時，確立「武器輸出三原則」，即不向：(一)共黨國家，(二)聯合國決議禁止輸出武器的國家，(三)國際紛爭當事國及有顧慮國家，輸出武器。

，會激起國內某種反應。實際上，中共顧慮「中」日軍事關係過於密切，會使東南亞國家存有戒心，更會過分刺激蘇聯，故「中」日軍事關係，目前只限於人員交流。^⑩

胡耀邦垮臺，其罪狀之一即為對日關係過熱。栗原訪問中國大陸時，中共聲言胡某去職，不影響「中」日關係。惟栗原抵平，並未獲鄧小平接見。五月廿九日，中共「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告以：「日本應制止軍國主義的傾向」。^⑪三十日，栗原由中共總參謀長楊得志陪同，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萬里（趙紫陽外出，由萬里代理），萬里又告以：「日本有少數人主張軍國主義，應加警惕，過去的錯誤不應再犯」。他強調這也是鄧小平的想法。他說，鄧小平年事過高，不能會見栗原。^⑫可是，鄧小平却於六月三日與訪平的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矢野絢也會談了一個半小時，地點也是「人民大會堂」。

四

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七日，中共和日本的第五次閣員會議在北平「人民大會堂」揭幕，日方以外相倉成正為首席代表，中共代表團則由外長吳學謙率領，會中中共提出「光華寮」問題、軍國主義復活和日本與中華民國關係問題三項重點，聲言將影響「中日友好原則，希望日本能正確地處理。這是由吳學謙提出的，分述如後。

京都「光華寮」為中華民國購置、供留學生居住，但為左派份子霸住，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經京都地方法院判決，產權屬中華民國政府。左派份子不服上訴，中共對日本政府多方施壓，且派其「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王厚立，率「中國法律專家代表團」於一九八七年二月初赴日，企圖以政治干預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同月廿六日大阪高院宣判，我國勝訴，其理由是由中華民國繼續統治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非為已經消滅的舊政府，「光華寮」為日本與中共建交前中華民國所購置，供中國留學生居住，亦非外交財產，因而其產權應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有。這項判決，顯示出法治國家司法獨立，審判不受政治干預，維護了日本三權分立和司法尊嚴的精神。不意却引起軒然大波。中共叫囂、威嚇、抗議，有意把它炒熱，擺在「中」日所有衝突問題之首。中共強指「光華寮」判決為違反「中」日建交的「聯合聲明」和「一個中國」原則，自鄧小平、李先念以下，中共高幹不斷利用各種場合，對日本惡毒攻擊，要求早作政治處理。人民日報指「光華寮案屬政治問題」，日本判決

註⑩ 參閱讀實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第九面；同月七日，第二面。

註⑪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第二版。

註⑫ 朝日新聞夕刊（日本），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第一面。

「侵害中國主權」，中共要「維護主權」。②該報連續發表評「光華寮」的文章，其「四評」中說：「國內體制的三權分立，對外不能成爲三個政府」。「國家實行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並不是說三個部門彼此互不聯繫。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也不是在任何問題上都不考慮政府的意見。日本政府是可以向法院發表意見的。」③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香港文匯報社論的標題是：「日本法院違憲，中曾根如之何」？那似乎是要日本政府掌握憲法解釋權。

中共以自己以黨代政、以權代法的觀念強加諸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實感爲難，曾擬購買「光華寮」轉贈中共，但中共拒不接受。一九八七年六月三日，鄧小平對矢野絢也談到三項問題：（一）對「光華寮」問題，鄧強調「光華寮」值十萬或百萬美元，但比不上「一個中國」的原則重要，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價值，也是金錢不能比的。用金錢使中共放棄原則是不可能的。（二）對防衛費問題，他說：就日本的經濟成長率說，日本的防衛費已經不少；有一次突破上限，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那符合部分日人復活軍國主義的願望。（三）對經濟問題，他指摘「中」日貿易收支不平衡，日本對中共投資和技術轉移太消極。他以戰後未要求日本賠款爲由，希望日本對中共的發展多所貢獻。④

中共刻意將日本防衛經費問題和軍國主義復活問題扯在一起。「新華社」曾引述日本勞動新聞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五日的社論說，中曾根內閣本年度將三萬五千一百七十四億日元的龐大資金用於防衛，突破本來有限制的防衛費佔國民總生產毛額百分之一的限額，名副其實地走上了擴充軍備的道路。如果按照與包括軍人工資在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相同的方式加以計算的話，那麼本年度的日本防衛費足足超過五萬二千億日元。這一巨款僅次於美蘇兩國的軍費開支，居世界第三位。⑤

早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即指摘日本是「好戰的國家」、「軍國主義擡頭」。現今中共更不斷抨擊日本防衛經費超過國民總生產毛額百分之一的上限。同年七月八日，吳學謙在丹麥駐平大使官邸應邀參加歐市十二國大使餐會時，聲稱中共對日本最近的行徑感到不滿，其中包括「光華寮」問題、防衛經費突破上限、防衛線擴張迫近中國領海及軍國主義擡頭等，且明白表示中共不希望日本成爲大國。這和一九八〇年中共對日態度已有霄壤之別。

破壞中日關係，爲中共之一貫陰謀，實際說來，中共在「光華寮」問題上大作文章，重點不在爭奪產權，而在分化中日感情。一九八六年時，日本民間舉辦我先總統 蔣公「遺德顯彰會」，中共即擬橫加干預。同年十月廿三日胡耀邦對日本作家山崎豐

註①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

註② 「三權分立與光華寮案——四評光華寮案的法律問題」，人民日報，一九八七年八月三日。

註③ 參閱：（一）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第二面；（二）朝日新聞（日本），同日，第五面。

註④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第二版。

子談話，指日本此舉爲「誤國主義」。又關於前臺籍日本軍人補償法案，自民黨與日本政府於同年十二月達成協議，從下年度預算中，開始編列支付弔慰金。對於此案，中共也要求日方注意「中」日聯合聲明第三項（「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明確表示臺灣爲中國領土，且不願讓我「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出面。一九八七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喪禮，中共神經質地既不願見我代表參加，自己也不派代表參加，關鍵即在岸氏對我態度友好。一切跡象顯示，中共雖以笑臉對我進行和平統戰，但在每一場合對我打擊孤立，無所不用其極。

五

一九八七年二月，鄧力羣在中共黨內會議中講話（主要在批評胡耀邦）：（一）中共在經濟、貿易方面，對日本讓步太多；（二）日本產品品質惡劣；（三）日本政府鼓勵民間團體與臺灣進行交流；（四）日本對於將技術轉移給中共並不積極；（五）日本政府允許臺灣獨立論者及反中共的「中國之春」，在日本國內活動；（六）胡耀邦與鼓勵軍國主義的中曾根私交甚密。

中共對日貿易不平衡，曾屢加抱怨。但一九八六年九月，鄧小平向日本「日中經濟協會」訪問團表示，希望「中」日貿易能佔日本對外貿易總額四分之一。^②又中共渴望日本能增加對中國大陸投資並加快技術轉移。因而，中共對日本又聯合又鬭爭，除注意政治利益外，還帶有「向錢看」的意味。

從一九七二年建交以來，「中」日貿易量約增十四倍，一九八五年貿易額達一八九億六、〇〇〇萬美元。一九八六年降至一五五億美元。同年對中共貿易佔日本對外貿易之第三位，對日貿易則佔中共對外貿易之第二位。中共已超過南韓、爲僅次於美國的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場。一九八四年中共對日貿易赤字一二億六、〇〇〇萬美元，一九八五年激增至五九億九、〇〇〇萬美元，一九八六年減至四二億美元，一九八七年預估將降至一五、二〇〇億美元。從一九七二至一九八六年，中共對日貿易赤字累積約達一四〇億美元。現「中」日間有從一九八六、九〇年的五年長期貿易協議。一九八六年對日貿易佔中共對外貿易總額二三·三%。惟一九八七年一、六月，中共對日輸出二七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一六%，由日輸入四五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二三·三%。中共「中新社」稱，此一情況使「中」日貿易多年來佔中共對外貿易總額四分之一的比例，大大下降到六分之一，對此中共前駐日「大使」、「全國人大中日友好小組」主席符浩，曾提請日方注意。日本對中共投資佔全世界對中共投資額的六·三%。惟據中

註②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第九面。按一九八五年雙方貿易總額一八九億六、〇〇〇萬美元，佔日本貿易總額六·二%。

共資料，日本對中共直接投資，一九八五年為四億七、〇〇〇萬美元，一九八六年降至二億一、〇〇〇萬美元。^②又因受日本東芝公司違反對共黨國家輸出管制委員會（COCOM）規定之影響，使日本企業對中共的輸出，約有價值十八億美元的契約不能履行，至少有三家向東芝訂購機器的中共工廠，受到巨大的經濟損失。^③而中共人民日報稱，此項損失額高達三二億美元。^④

在經濟合作方面，自一九七九年以降，日本向中共提供兩次低息、長期日元貸款。第一次是自一九七九至八三年，貸款額三、三一〇億日元；第二次自一九八四至九〇年，貸款額四、七〇〇億日元；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五日，亦即建交十五週年之際，日本又新貸中共一、〇〇〇億日元（約合七億美元），定該年度支付，以改善中共貨物出口能力。中共又向日本要求第三次日元貸款，自一九八九年七月間，貸款總額一一、七六九億日元，約當第二次日元貸款之二·五倍。

儘管如此，中共對日仍有不滿。前述吳學謙在丹麥大使官邸講話時，表示中共將縮小與日本的經濟關係，減少對日本的經濟依賴，轉而擴大與歐洲的經濟關係。此外，由於日本市場極為封閉，對中共的投資、技術轉移極為有限，今後中共將轉而期待歐洲。

吳學謙的話並非虛聲恫嚇，依日方資料，現今西歐與日本製品價格相同者，中共就盡量向西歐購買。截至現在，中共債券發行，東京市場約佔七〇%。但最近中共的「中國銀行」、「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的目光開始轉向歐洲市場。中國日報公開聲言「要改變對東京市場的依存度」。「中國銀行」已在倫敦發行債券二億美元，「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也在檢討中。在貿易方面，依中共通關統計，一九八六年中共對日貿易約減二成，對西歐則有近四成的增加，此一傾向，一九八七年仍將繼續。

中共與日本近多齟齬，此含有對蘇聯關係變化、打擊中華民國以及接近西歐以刺激日本即在經貿方面對日本欲擒故縱等用心在內，然而日本財經界能否有此洞察力則不可知。

註② 參閱：（一）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九月廿六日，第四面。（二）「日本也要對華開放市場」，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一月卅一日，第二版社論。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五日，第二面。（四）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六日，第二面社論。九月廿七日，第二面。（五）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第九面。（六）文滙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八月廿二日，第三版。（七）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五日，第二面。

註④ 參閱：（一）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八月廿三日，第七面。（二）文滙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第二版。

註⑤ 轉自香港時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九月廿日，第一版。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一日，第三面。

六

中共對日本態度變橫，不僅時發咆哮，甚或跡近叱喝！有時日人亦難忍受。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晚，外務省聽取日本駐平大使中江報告後，對鄧小平有關「光華寮」問題的發言極表不滿。外務省某高官破例地指名批評鄧小平，喻之為「雲上人」，沒有把握到日「中」關係的實態。認為「鄧小平體制以後的負責人，對鄧小平發言如何看法，值得注目。」他指出「日中關係，應以經濟聯繫為中心，作更精確的深切瞭解。」「光華寮涉及三權分立的基本原則，日本無法讓步，只能反覆說明自己的立場。」強調「日本不必因中共要人的一言一句而一喜一憂。」^②六月五日中曾根對記者談話，聲明日本的態度是「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更不必耽心日本會成為軍國主義。並強調日本和中共友好的大原則，並沒有改變。類似的語言，日本當局一再重複，同月廿日，中曾根決乘廿八、廿九日在北平舉行第五次「中」日閣員會議之際，透過倉成外相，向趙紫陽轉遞親筆函件，重申其上述意向。

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中曾根抵平訪問。與胡耀邦再度確認「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賴、長期安定」等「中日關係四原則」。中曾根且指示其當時的通產大臣田村元，講求「對『中』投資促進策」。不料，十二月下旬，中共因民主學潮而態度豹變。對於中共的蠻橫無理，日本民衆頗有反感，一九八七年六月，京都的周恩來紀念碑被潑了紅漆；七月間，名古屋紀念名古屋與南京市友好關係的紀念碑，也被潑了紅漆，九月底岐阜市一個紀念中共與日本友誼的紀念碑，又被人潑了紅漆。在自民黨內部，六月廿四日的會議中，部分人士指摘對中共外交過於軟弱，抨擊倉成外相是「卑屈」外交。^③此外，自民黨議員龜井靜香等更曾斥責中共是「干涉內政」。^④但日本政府一則對外務省某高官發言向中共表示遺憾，再則調其駐澳大使中島敏次郎，接替中江要介為駐北平大使，三則予中共新的日元貸款，以資安撫，目前並無改變對中共政策的跡象。這是由於日本對中共政策向極軟弱，現今日本與蘇聯關係亦不融洽，而且不僅日本在野黨有「野黨外交」，時常派團訪問中共，與中共相唱和，甚至自民黨內爭或競選總裁之際，也常有人跑到北平去做秀、求援，使日本政府不易採強硬路線。

中共對日態度變橫，也與內部問題有關，爲了安撫保守派，何妨拿日本出出氣？日本既以經濟利益作安撫手段，中共強硬並

註② 綜合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日本：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讀賣新聞等各報報導。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日本），一九八七年六月廿四日，第一面。

註④ 讀賣新聞，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四日，第二面。

不吃虧。更重要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共在「光華寮」等問題上無理取鬧，志在打擊中華民國。但是，共黨政權一向慣用兩面手法，中共對日本也非一貫強橫。進入一九八七年，中共高層領導人、報刊雜誌，對日本羣起鳴鼓而攻。但由會長韓念龍率領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第三次訪問團，於五月廿八日起訪日十天，六月六日返回中國大陸。韓念龍在日本演講時，強調：「截至現在，兩國關係透過相互交流，沒有不符合兩國友誼、損害兩國國民感情的事。在發揮相互關係的積極因素，努力排除、克服負面的、消極的因素。我們相互間，對於兩國關係所發生的問題，都從大局着眼，尊重兩國國民友好的感情，在友好的氣氛中通過協議謀求解決。我確信我們能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和上述的三項基礎上，謹守原則，繼續促進兩國友好關係，使其朝向順調而健全的方向前進。」他認為雙方關係前途是光明的。◎同年九月，吳學謙和倉成正在聯合國總部會談約一小時，雙方一致認為總的說來「中」日關係是良好的。吳學謙聲稱「在良好的『中』日關係中出現了若干問題，但可共同努力尋求合理解決。」他並未直接提及「光華寮」問題。◎可見，中共對日本仍然是兩手政策。

最後，筆者有這樣一些感想。日本是以貿易立國的經濟大國，貿易盈餘為世界之冠。但在政治外交上不見得出色。現今日本正擬邁向政治大國，今後它在外交特別是對共黨政權的外交方面，是否也會注意一下收支平衡呢，還是繼續暗吞苦水呢？那是值得我們注視的。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九日脫稿）

註◎ 新國策半月刊（日本），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註◎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五日，第一面。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

*

*